

欧儿拉



五月八日——怎樣可歎賞的一天啊！我假臥在草上整整地過了一朝，在我底房前；在蓋着房子底大楓樹底下，那樹滿遮着那房，並且滿掩着樹蔭。

我愛這鄉間，我願在這兒過活。因為和牠有關係，這些深而密切的關係，是因祖先生死之地而留戀，因自己的紀念和衣食而留戀，本鄉的口頭語，鄉人說話的聲音，土地底氣味，村莊底風味，還有自己的神色，對於這一切的習慣如食物然。

我愛我在那里生長大的我那房子，從窗間看見來因流走，沿着我底園子，在大路後面，幾乎到在了我家，自魯昂往哈埠去的大而寬闊的來因河，許多漁船漂浮過去。

左邊，魯昂，是廣闊的城，住有很稠密的老教堂的居民，他們是不可勝數的，脆弱的也有，慷慨的也有，都被大教堂的鐵尖頂統制着，鐘底響

聲在上午底壯藍的天空中充滿了，我聽見他們底緩緩的遠遠的打鐵聲，清涼之風又把他們底響亮的聲音送了來，隨着風底蕩動與鎮定，漸而高了，又漸而低了。

這是多麼晴朗的早晨呵！

將近十一鐘，一個長大的船，牽拖在一個旁的輪船上，大如一個蒼蠅，困難的氣喘着，一面噴射着濃烟冒犯在我底柵欄之前。

在空中飄蕩着的紅國旗的英國的兩個二檣船之後，來了一個壯大的蘇木的三檣船，完全是白色，出奇的潔白而鮮明，我敬慕牠，我不知爲什麼，看了如是多的船給我增了許多的愉快。

五月十二日——自從幾天以來，我有些痲疾；我覺得痛苦，或者寧可我覺得憂愁呢。

從什麼地方來了這些奧妙的勢力，把我們底幸福變成敗興，把我們底

熱望變成煩悶？據說是面孔，滿帶着神秘之威權的看不見的面孔。在咽喉裏唱歌的羨慕着，我滿是快活地醒來了。——何故？——我沿河走着上了岸；在一個小遊之後突然憂愁着歸來，好似有些災難在家裏等候着我呢！——何故？——是一個冷顛正觸着我底皮膚，惑亂了我底神經，使我底靈魂憂鬱了嗎？是雲兒的形態，還是畫色，物景，在我眼前如此變化着攪亂了我底思想了呢？所有這圍繞着我們的一切，在我們身上，在我們底器官上，又滲入在我們底意像上，在我們底心裏。我們不凝視而看見了，我們不認識而微微地觸着了，我們不動而摸着了，我們不分別而猜着了，全是些模糊的印象————奇異的，不可解釋的。

何其奧妙啊，這些看不見的密秘！我們不能測量之以我們可憐的感覺，以我們底眼望去，也不太大，也不太小，也不太近，也不太遠，也不是星點似的居民，也不是一滴水似的居民，……我底耳朵欺哄了我，因

爲在聲響時牠給我們轉移了空氣底振動。耳是仙女，她有改變動作成爲聲音的大功勞，由這變化就成了音樂的起原，吐出萬物底歌唱的抑鬱的憂悶……用我們底嗅覺，比狗底遲鈍的多……用我們底味覺僅僅地能勉強地辯別出酒存的年代的滋味！

啊！如果我們有些別的不可思議的事，我們還能在事物上發明許多呢

五月十六日——我是病了，我的確是病了；上月起身時還好着呢！我有了瘧疾，一底殘酷的瘧疾，如能把我底靈魂入了軀殼，那末寧願患瘧疾的衰弱了。我不住地有這種可怕的感覺，不幸的恐怖來了，或是死逼近了，這個推知是無疑地從一個隱惹的不幸裡，正在血裏生呢，正在皮膚裡生呢。

五月二十五日——沒有一點變化啊！我那情況，真的，很奇怪的

慢慢地將近黑夜了，一個不可解的憂念纏繞住我，就如同爲我藏着可怕的威嚇呢。我赶快晚餐，就試驗着讀書；但一字也看不懂；區別字母也困難。我於是走到廣闊的客廳中，在一種昏昧的不可抵抗的恐懼壓迫之下，睡眠的恐懼和寢牀的恐懼。

有兩點鐘的工夫，我上我底屋裏去，很費力的，我上了兩鑰匙鎖，我推上門門，我害怕……怕的什麼？……至此我一點不畏懼……我開開我底衣廚，在牀底下看；我聽……我聽……什麼……是奇怪的，一個簡單的憂鬱，或是一個循環的昏昧，少微充滿些血神經細絲底激刺，一個小小的攪亂在很不完全的動作裏，並且我們底很纖弱的活的機關中，或者能讓一個最欣喜的人成了愁悶的，一個最勇敢的人成了怯懦的嗎？以後我就睡了，我等候着困倦如等候劊子手似的，我恐怖地等候睡意來到，我底心跳打了，我底腿戰慄了；我全身戰慄在暑熱的被單裏，直到我忽然

到在安心的時候，如跳在一個水停滯的深淵中溺死一般，我覺不到安心，如同從前這不忠的困睡，隱藏在我底身邊，牠偵探我，牠將使我從頭上患病，將使我閉了雙目，將滅絕了我。

我睡熟了——許久——兩點鐘或三點鐘——以後作一夢——不是——一個同寢者抱緊我。我很覺得我是躺下睡著……我很覺得他抱緊了我，並且我見了他……我也覺得一個人靠近了我，注視我，摸我，上在我底牀上，跪在我底胸上，拿住我底頸在他手中緊握……握……握……用他底全力爲的是扼塞我底咽喉。

我，我爭論，但是被這至極的無能力縛住我，在這夢境中我瘋顛了；我要喊叫——我不能；——我要搖動——我不能；——我一面在喘着氣，我極可怕地試着翻身，踢倒這壓碎且窒息了我底東西——我不能！

倏然之間我醒了，使我癡狂了，出了一身汗。我點著蠟頭一看，只有



我自己。

在這個病勢底變化以後，她革新了所有的夜間，我究竟很安靜地睡熟了，「一直到黎明。

六月二日——我底情況又加重了。我有什麼法子？怎樣治療也是無效。不多時，爲使我底身體疲乏。我去呼吸輕而溫的新鮮空氣，充滿草木和葉子氣味的空氣。在脈管裡注入新的血液，在心裏注入新的氣力，我走上一個打獵的大路，就轉向布易地方，從一個狹小的路徑，進在參天高的兩排樹木之間，顯出一個在我與天之間的濃而綠的，幾乎黑了的頂蓋。

我忽地打了一個寒戰，不是冷寒戰，但是一個奇怪的憂鬱的寒戰。

我急速地走，在這樹林裏顯然是孤單的一個人，不知爲什麼恐怖起來，由深深的孤獨，不省人事的樣子，忽然之間，好像有人跟着我，在我底腳後走，很近，可以摸著我的樣子。

我遽然轉過身來，只是我自己。只看見有直直的寬寬的道路，空空的道路，高起的道路，空洞洞的怪可怕，在那一方，也是渺茫的失了眼界。完全一樣地使人恐怖的。

我閉上了眼。爲什麼！我很快地轉了一次脚跟，如要了一次車輪。我幾乎昏倒；我睜開眼一望；樹木在跳舞，大地在飄蕩；我恨不得坐下。啊！我再也不知從那兒來在了這裏呢！

奇怪的記憶啊！奇怪的，奇怪的記憶啊！我再也知道什麼了，我已由那旁起身轉向右走，又回到引我到在森林地方的路徑上。

六月三日——可怕的在夏之夜，我將要去幾個星期，一定作個小旅行再回來。

七月二日——我回來了，我底病痊愈，此外我已經作了一個動人的遊歷。我參觀了我沒有去過的聖米射山。人們和我一樣，當着到在阿夫郎

失城，就將近一天之終了！這城市是在一個小山上；人們領我進在一個在  
城市一頭的公共花園裏，我發出歎賞的喝采來。一個彎曲的小海灣伸展在  
我底面前，一望無際，在相隔的兩岸之間，迷濛在深遠的濃霧裏，那裏的  
廣遠的黃色的海灣，在金色的光亮的天空之下，却增了些暗淡色，砂石中  
豎起着的一個奇怪的山尖。太陽將隱沒了，天涯還發燄呢，在岩石側面畫  
圖。那岩石在尖頂上保持着一個變幻不朽的大作物。

自黎明，我向聖米射走去。海是矮矮的如昨天晚上一樣，並且我瞧見  
在我面前張掛着，這時一面望海而靠近一個奇異的修道院，在走了許久之  
後，在非常大的一片石塊上遇見了一個在大教堂統治着的城市。我攀登  
立而狹小的街道，進在了最可歎賞的爲天主建築的古住所。其寬廣如一座  
城，滿是匾式的房廳，在虛弱的圓柱支撐着的高而弓形的迴廊下。我進在  
巨大的花崗石底珍品裏，其淡泊如一塊花紗似的，上面是些小鐘塔，在這

裏有些彎折的梯子，這梯子白天放在藍空裏，夜間放在深黑裏，小鐘塔們奇怪頂上被怪物，鬼臉，獸頭，和些新奇的花滿了，好似又用了一個已加工製造的纖細的橋的環洞捆束住他們。

當着上在山頂上，我向伴隨着我上來的僧人說：（我底長者，您在這兒應當是何其安樂呵！）

他回答道：（這裏好颶風，先生。）我們一面歡笑地談着，一面留神跨上海邊，海是在砂石上亂流，並且沖著一個魚類的硬殼。

僧人說這地底老歷史，永存的聖傳，使我生了許多的悲痛。

老歷史之中的一個，打擊了我許多。這山中的鄉人們，要求僧人坐在夜間底砂石上講，以後人們聽見兩個牝山羊叫，一個是雄壯聲，一個是軟弱聲。一些猶疑的人們決定這是海鳥叫，不多時，彷彿是羊叫，又不多時彷彿是人底怨聲；但是後到在這裏的漁夫，當他們閒蕩在兩潮之間的海岸

的沙邱上時，見了一個空着的守羊的凳子，一個婦人看守之下的牝山羊，後來果然就走出了一個不相識的——頭覆着無袖外衣的老牧者和一個老嫗，兩個人頭上底長髮都白了。領引着羊，在他們前面一邊走着，一邊不停地說着話，不知不覺地吵論着，以後羊全力地叫起來，他們兩人忽然緘默了。所以這時漁夫們發誓已經猜準了。

我對僧人說：（你以為這些事怎樣？）

他喃喃地說：（可是他們這些人如果生在另一個世間，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遇見他們，無論如何您不會看見他們，您？無論如何我不會看見他們，我？）

他回答說：（我們看見過各地都如此過活嗎？喂，這不是？風是自然界力量最大的，風傾跌行人在山谷，暴雨是拔去樹木底根，翻動樹木底身，揚起高山似的海浪，把海岸的懸崖破壞了，把航海的大船扔在沙灘上，

風使凡百事物皆厭煩，牠仍是嘯，牠仍是呻吟，牠仍是怒號——您看見了嗎？您能看見嗎？但是牠永久是存在着。）

在這簡單的議論上使我沒的可說了，這僧人是位慧者或是位愚者，我不能確然決定；但是使我沒的可說。他所說的那些話，我時常這樣想過的。

七月三日——我沒有睡好覺；一定沒有睡好，這裏有一個患瘡疾者的感應，因為我底車夫和我患了一樣的病而痛苦了。當着昨天回來時，我看出他那奇異的蒼白面色。我問他說：

——你有了什麼症癥咧，阿昂？

——我不能夠休息過來咧，先生，這是我底夜當了白天。自從先生起了程，這種事情，好像一個命運似的壓迫住了我。

然而其他的那些傭人，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很怕我底舊疾復發，我。

七月四日——真的，我害病了，我底那些舊夢魘又來了。就是這夜。我覺得一個人蹲在我底身上，並且他底嘴在對着我底嘴，在我底唇間吸我底元氣。是的，他窒塞住我底元氣在我底咽喉裏，如同將要制死一個蝗蟲一樣。以後他飽了起來，並且我，我也醒了，如此地受了擊傷地，破碎地，絕滅地醒了，我不能再搖動。這種情況還接連下幾天去時，我一定就再走了。

七月五日——我失了靈性了嗎？這是如此奇怪的。已過了前夜，我底頭腦迷惑了當我做夢時！

我每夜如是，我方用鑰匙關上門；又渴咧，我喝半杯水，而我偶然看見我底水晶瓶是用清水一直滿到塞子口。

我便睡去，而我陷在受了可怕的毀害有兩點鐘之久的抽出身子來以後的非常困睡之中。

請你個畫睡人，人們使之煩惱的睡人，並且小刀插入肺臟裡醒來的睡人，並且他喘氣，並且他將死，並且他不懂——那一切的煩惱。

究竟我恢復了我底靈性，我重新喝了水；我點了一截蠟頭走向桌子，桌上放着一個水晶瓶。我拿起來俯在我底玻璃杯上；一點也不流水——牠是空空的！完全是空空的！起初，我毫不知道是怎的；以後，忽然我又受了一個可怕的感動，我恨不得坐下，我寧可倒在一個椅上！以後，我在一跳間，再直立起來爲的繞着我身旁凝視，以後，我再坐下，被驚愕與恐怖而狂亂了，在透明的水晶瓶之前！我目不轉睛瞻望牠，推測着猜想。我底手戰慄了！這裏曾放過水嗎？誰？我？我，沒疑嗎？這只能是我！好了，我乃睡夢中起來而作的夢，這時刻，我是魂不附體了，如同有兩件分不清的事情纏繞着，或一個異外的不可知的且不可捉摸的奮激的事情，正當我們底靈魂麻木了，是時時刻刻來纏繞我的，我們底生擒的身子受了屈服時



，好像服從我們自己，或是還要甚呢。

呵！誰知道我底可厭惡的憂慮！誰知道一個精神壯健的，腦子很清醒的，充滿了靈性的人戰戰兢兢地穿過一個當他睡覺時消滅了水的水晶瓶凝視的情緒！並且我在這情況直到天明，不敢歸於我底臥牀。

七月六日——我成了瘋顛者了。這夜有人又喝了我那水晶瓶裏的水。那如我先把牠喝了！

然而這是我？這是我？這是誰？誰？呵！我底天呵！我成了瘋顛者了！誰救救我呢？

七月十日——我要作些特別的嘗試。

我決定是瘋顛了！但是呵！

六日那天，在睡覺以先，我坐在放着葡萄酒，牛乳，清水，麵包和蛇蛋果的桌旁。

人已喝了——我已喝了——所有的水和一些乳。人不動酒，也不動蛇蛋果。

七日那天，我已重新一樣地嘗試了一次，又得了同一的結果。

八日那天，我拿去了水和乳。沒人動不點。

究竟九日，我又放在桌子上水和乳，但只是用白紗布包封着水晶瓶，且用細繩結住塞子，以後，我用鉛粉抹我底唇，我底鬚鬚，我底手，我便就癡了。

勝不住的困睡逼住了我，不久殘酷的猛醒追了來。我毫不感動；我底被單上不見水底痕漬，我就突進在桌旁了。貯藏着瓶子的白紗潔淨的在着。我解開小繩，恐怕着跳動。有人早把水全喝了！有人早已把牛乳完全喝了！呵！我底天呵！……

我要立刻起身上巴黎了。

七月十二日——到了巴黎，第二天於是發迷了！我便是我底痿痺空想的玩藝兒，非此我便不真是睡夢中起來而步行，或罹了一個明瞭的信仰，到了現在提起來仍覺得奇怪。在所有的情形，我底顛狂染起狂病，而在巴黎二十四點鐘足可以使我置於平穩。

昨天，在遊逛和參觀以後，在我底靈魂中過了新而活的氣象，我在法蘭塞戲園吃了晚餐，這園裏演了一段小仲馬，這活潑的精神有醫好我那病症的功能的。一定的，為智慧底活動孤獨是有害的。我們必須，我們不斷地思想並且說話。當我們長久是自己底時候，空虛的幻影是要繁殖的。

我由大街很愉快地回到店裡，肘碰人的羣集中，我正重的想我的恐怖，我計畫下星期的情況，因為我相信，是的，我相信，的確我相信一個不被看見的東西住在我底屋頂，何其我們底精神是脆弱而竭力的，且很快地自入迷途，自從一個不可思議的小事件使我們感動了以後！

在結束的地方由這簡單的幾個字：（我不懂，因為理由逃遁了。）我們立刻留下一個使人恐怖的神秘和靈異威權的影像。

七月十四日——民主國底紀念日，我在街上游覽。爆竹繁聲和旌旗招展欺罔了我相似一個小孩子。並且到了一定的日期，由政府底布告，這就是畜生底欣喜。百姓是一個無知的羣集，不多時，不省人事似的被動，而不久猛惡似的叛亂，人對他說：（消遣吧。）他就取樂。人對他說：（你同鄰人擊打吧。）他就去拼命。人對他說：（爲了皇帝投票吧。）他就投票爲皇帝。以後，人對他說：（爲了民主政體投票吧。）而他投票爲民主。

這些人們如是懼地受指揮；但是到了聽人命的地步，他們聽命，不否認那些事，無結果而錯誤，就是他們底主義，這就是在世間看作一定不變的意志，在世間確乎是什麼也沒有，既然壽命是一個幻境，既然名望是一

個幻境。

七月十六日——我昨天見了些件事騷擾我許多：

我在我表妹家裏吃午飯，這位撒布雷太太，是李某日第七十六獵者之婦。我同着兩位少婦，一個是醫生之婦去找着她。巴耳醫生正在這裏，他很常於治臨時發生的神經的病症，在這時正試驗催眠術與催眠感應呢。

他在英國書上和在昂西學校的博士學到的不可思議的結論，敘述了很大工夫。

他開始告訴我的如此奇怪的事情，我完全不相信的公佈出來。

（他認定：我們是在最有關係的萬物蘊奧的發明一點上。我要說，最緊要的蘊奧之中的一個在這地方；因為萬物一定在這些事上有特別關係，哪，在命運中。從人們思索，從知道說了和寫出思想以來，由着一個不可思議的奧妙感覺到了他們的官能底粗糙而且不完全，並且他發奮用他底聰

明能力補無能力的器官。當這聰明還在幼稚的時候，這看不見的煩惱的現象凝結了恐怖的形態。由那地方得民心的信用全生出來，神靈底聖傳，仙女底聖傳，悅人的聖傳。我就說天主底聖傳吧，我們底一些信仰，因為我們創造物的理會力，全是最平庸的發明物，最愚昧的發明物，便是人類恐怖的精神最不可受的出路。福祿特爾 V. Laine 底言談太謬誤。（天主造人在他底影像中，但是人，人到了歸於天。）

（然而，自從這一世紀以來，人們預覺到幾件新東西。米思麥 Mesmer 和我們幾人已走到一個新的路上，自最近四五年以後，我們實在是得了美善的結論。）

我底表妹，很是如此懷疑的，她微笑。巴耳醫士向她說：——我希望你入睡，你願意麼，太太？

——是，我願意的很。

她坐在椅子上，並且他開始凝視，正在奪她底心。我，我突然覺到一些驚恐，心跳打起來，咽喉收縮起來，我看見撒布雷太太病勢加重的雙目，她底嘴角捲縮，她底胸脯喘氣。

十分鐘之久，她睡着了。

——請您坐在她後面，醫生對我說。

我坐在她後面。他放在她手裏了一個名片，一面對她說：（這是一面鏡子；你在裏面看見什麼咧？）

她回答道：

——我看見了我底表兄。

——他作什麼呢？

——他彎曲他上唇底鬚鬚呢。

——現在呢？

——他在他底衣袋內抽取像片呢。

——這像片是誰的？

——是他底。

這誠然呵！這像片今晚在店中就要用着了。

——他在這像片上是怎般模樣呀！

——他拿着他底帽子站著呢。

於是她在這名片上看見，在這白紙片上看見，她好似在一張玻璃片上看見一樣。

兩個少婦，恐怖着說：（够了！够了！够了！）

但這時醫生命令：（您明早八點起來；就往店裏找您表兄，並且懇請他借給您五千佛郎，是您丈夫求您的，是您丈夫求您幫助他下次旅行的。）

說完，醫士讓她醒來。



我一面進店，想到這奇怪的聚會，還我很是疑心，而不在不完全的一點上攻擊我，在不可徵的我那表妹底好信用上，自從幼年時，我認識她如我底心，但現在是在一個有能的醫士的欺騙之下。在她手裏的名片，她不對入睡少婦假裝是鏡子嗎？以變戲法為職業的人們竟作出稀少的特樣事情來。

於是我進屋，並且就寢了。

然而這早晨將近八點半鐘，我被僕人喚醒了，他對我說：

——撒布雷太太請先生講話呢，趕緊。

我急速穿上衣裳去迎接她。

她十分戰慄地坐下。雙目未清，並且，睡頭布未去，她對我說：

——親愛的表兄，我有一件重要事情求您。

——什麼事，我底表妹？

——就是我很窮乏對你說說，並且，我需要，絕對需要五千佛郎。

——喝呀！您？

——是，是，或是我底丈夫他讓我擔負借。

我如此地吃驚，我格格我的答覆。我自問是否她不是同醫生嘲笑我，是否這不是一個預先的簡明的取笑與很利害的玩戲。

但是，一面留神地注視着她，所有的我那疑惑消散了。她憂慮地戰慄，如是這個手段痛苦了她，並且我知道她已經咽喉間滿了嗚咽。

我很知道她十分富足，並且我回答：

——怎麼！像您丈夫那樣的權勢沒有五千佛郎！您思索思索。一定是他讓您擔負和我借錢嗎？

她遲疑了幾秒鐘，如同作了一個發奮爲了追想已經過的事，她回答道

——是，……是……一定是他讓我坦負和僱借錢。

——他已經給您寫了信來了嗎？

她仍是遲疑，思索着。我看破了她夢想中的悲苦的事件，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應該爲了她丈夫向我借五千佛郎，於是她敢說謊。

——是，他給我寫了信來。

——什麼時候呵？怎麼您昨天沒有和我說。

——我今早才接到底他來信。

——您能讓我看看嗎？

——不……不……不……信裡有些心腹的密事……十分秘密的……我

已經……我已經渴想過的事。

——好了，這是您丈夫底債務。

她仍是遲疑，她呢喃。

——我不知。

我緊急的樣子表白：

——我就是在這時不能隨意處分五千佛郎，我底親愛的表妹。

她發出一種痛苦的吟聲：

——啊！啊！我請求于您，我請求于您，請您尋得那……

她自奮，她拱手好似懇請我！我聽得她底聲音變了音調；她流涕，並且口吃，窘辱，由於不可抵抗的她已經承受了的規則。

——啊！啊！我懇請于您……如果您知道我何其的痛苦……今天他必

須讓我負擔借債。

我憐憫她。

——您不多時就有了款，我可必其如此。

她喊道：

——啊！謝謝！謝謝！您何其的善心！

我回說：

——您記不得昨天在您家底經過麼？

——是。

——您記得不記得巴耳醫士使您入睡麼？

——是。

——暖！好啦，他命令您今早來和我借五千佛郎，而您在這時就聽了

這催眠的命令。

她思索了幾秒鐘回答：

——既然這是我底丈夫請求借債。

有一點鐘之久，我欲使她確信，但我不能達到目的。

當她已行，我急走到醫士家裏，他方走出來；並且他聽得我便微笑着

。他就說了：

——您現在相信了不？

——是的，那是沒什麼，

——我們去您底親戚家去吧。

她小睡在一個長椅上，累的疲勞了。醫士診她底脈。看了她些時，一隻手伸向了她底眼睛去，由着這個吸力的威權，在不能克勝的力量之下，她不能自主地漸漸地閉上眼。

——您底丈夫只是需要五千佛郎。您將要忘了請您表兄借給您，他對您說的那些話，您不懂。

以後，他喚醒了她。我由衣袋裏取出一件票券來：

——這不是，親愛的表妹，這是你今早向我懇求的。

她是如此地驚奇，我不敢固執。但是我試驗着使她底記憶蘇甦過來，

然而她糊塗了，她相信我是噤笑她，並且欺哄她，究竟她動怒了。

……  
啾！我將回來；我不能吃飯，如是的這次經驗凌亂了我。

七月十九日——許多人對於我敘述了這件偶然的事後，全是嘲笑我。我真不敢再思索了。明理的人說：（或者麼？）

七月二十一日——我在堡瓦吃了飯，我便在水手們底跳舞會場裏過了一晚。各處底與場所底消遣。相信靈異的是在哥歐里耳島上，將是最高之點……但有上在聖米射山頂高麼？……但有上在那藍天

之際的高麼？我們可怕地受了我們周圍的感應。下星期我又回到家裏來。

三十日——我是又回到我底屋裏了自從昨天。一切都好。

八月二日——沒有一點新聞，壯麗的天氣，我閱報看到來因水流

咧。

八月四日——我底使役們吵鬥。他們請求人們破碎了酒杯，夜間，在衣廚那里，僕人被庖人誹謗，庖人被管衣服的誹謗，管衣服的誹謗其他的兩個。誰有罪呢？究竟說不出！

八月六日——這次，我不是瘋顛。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我再躊躇，……我看見了！……我更正到指尖！……我更恐懼一直到在骨髓裡。……我看見了！……

兩點鐘的散步，在充滿日光的薔薇植物底花壇上……在正開花的開始放着香的秋薔薇花上。

我站住在看一個爭鬥的巨獸，帶了三朵燦爛的花，我看見，我分明的看見，離我很近，這許多摺疊的玫瑰色的花莖裏有一枝，如同一個看不見的手在那裏彎曲牠，以後斷下來，如這手將牠折了！以後直起來，隨着一道孤線已證明出一隻臂作了個彎曲形，懸掛在透明的氣色裏，只是單獨的



，不動的，使人可恐怖的紅斑在我面前三步之遠。

過度的奮激，我投身向那件東西，爲的是捕住牠！我毫無得著；牠己是消散。於是我狂暴的忿怒我自己；因爲不許有理性而莊嚴的人有這同樣的幻覺。

但這是一個好幻覺嗎？我退回來了爲的是尋找花莖，而我立刻在涼爽的破壞的灌木上找着了。在兩個旁的玫瑰存留在樹枝之間。

好了，思想凌亂的我又回在家裏，因爲我是一定，現在，一定如晝夜之輪流，一個不能看見的東西靠了我生存，牠自滋養乳和水，牠能摸物件，能拿物件和改變物件的地位，因此天賦了一個有形的天然物，雖然由我們底感覺很覺不到的，並且牠如我一樣地棲息，在我底屋頂之下……

八月七日——我睡地安靜，他已喝去我水晶瓶中的水，但是毫沒有擾亂了我底睡眠。

我自問我是不是瘋顛。一面散着步不大工夫，沿着河的大太陽顯出來，我底理性上生了許多疑惑，我一點不瘋顛；除此以外我知道，伶俐的，明白的，明智的在一切的生命上存留着。他們完全很明白地說，輕捷地說，深奧地說，忽然他們底思念，觸了他們底瘋顛的暗礁，裂破成一塊一塊的，散亂而沉沒在這使人恐怖的而狂暴的充滿了跳躍的波濤，充滿了迷霧，充滿了颶風底大洋裏。這個人名之曰（狂病。）

一定的，我相信我是瘋顛，絕對的瘋顛，如果我不自知，如果我完全不認識我底情況，如果我完全不充分地測度分析，敏悟地分析。那末我不是一個幻覺的推理在假寢之時。一個不知的擾亂將生在我底神經裡，其中的一個混沌試驗記出，並且生理學家今天確定出來；並且在我底靈魂中確定，品級與我底思想理想裏確定，一個深奧的縫兒。這些現象好似在夢中引我們穿過最虛幻的幻燈畫遊行，我不驚歎，因為檢查者底裝飾，因為

批評的意志是迷惑了；當其夜不眠與工作的富想像底才幹。不能一個看不見的腦輪盤在我身上發見了瘋顛嗎？一些人們，到了變故的結果，失了專名詞或動字或數目字底記憶力，或者只能記得日月。思想所有部份的所在被今日顯露出來。然而，怎地不驚異我底批評的一定不能實現的幻覺，然竟在我自身麻木了啊在這時候！

我記得沿河岸走的時候底一切景況。太陽底光明在水面浮動，讓大地愉快起來，充滿我底爲了生命的愛情底凝視，爲了在我眼前好看的輕快地飛的燕子，爲了在我耳中震動是一個幸福的河草。

漸漸的，但是一個奇異的憂鬱感動了我。一個力量，我覺得，一個隱伏的力量麻木了我，止住了我，阻止了我走遠些，在後面喚我。我感受了這令你憂愁的回去的痛苦的需要。當着人們住在易致疾病的居所，並且預想一個病症的危篤捉住你。

所以我不得已，一定要回在家裏，在我底屋裏一定要發現一個壞消息，一封信或一件公文。什麼也沒有；我很驚怕而且掛心地住下，是否早就有了些新的虛構的幻想。

八月八日——我昨天過了一個可怕的一晚。他不再顯露，但我覺得在我近旁，有人偷視着我，注視着我，感動着我，制御着我並且其可怕，他如地藏匿着，他底現存的不可看見的靈異的且有恆的現象喚起我底注意來。

然而我已經就寢咧。

九日——毫沒什麼，但我害怕。

十日——毫沒什麼；他明天什麼時候到？

八月十一日——永無什麼；我再不能同這個畏懼和這個混亂的思念在我底靈魂中而住在家裏；我要起身。

八月十二日——晚十鐘——完全一天，我要走去；我不能。我要成

了這很易自主的行爲，簡易的自主的行爲——出門——上在我底車上爲往魯昂去——我不能。爲什麼？

八月十三日——當人害病時，一切有形物底權限似乎破碎咧，一切的勢力絕滅咧，所有的筋放鬆咧，所有的骨頭變成了流動如水似的肉。我盼望那些我的合法的精神的奇異而致憂苦的方法。我再沒有力量，毫無勇氣，在我底身上毫無威望，毫不能到在新的欲求。我不能再欲望；但有人能够替我；我聽命。

八月十四日——我迷惑了，一個人得我底歡心且模範我！一個人聽命所有的我的行爲，所有的我的動作，一切的我的主意。我一点也不對於我的，沒有一個受制馭的觀覽者而被我所成就的事情所驚怖。我願意出門。我不能。他不能；而我留居不走，過度激奮的，戰慄的，在大椅子裏他抑制我坐住，我只是願意起來，立起來，究竟還相信我是自主。我不能

！我是被釘在我底座位上；並且我底座位相連在地皮，絕無一種力量使我們起來。

後來，完全由着一下，必須，必須，必須我去到我底園子裏面採取蛇蛋果吃！呵，我底上帝！我底上帝！我底上帝！他是一位上帝吧！如果他是一位，拯救我呀！保全我呀！救助我呀！赦免吧！可憐吧！恩惠吧！保全我呀！呵！多麼痛苦喲！多麼困難喲！多麼可恨喲！

八月十五日——實在的，這是怎麼被迷而且被治服呀我底可憐的表妹，當她來向我借五千佛郎時，她是受了一種外來的欲求，如同另一個靈魂一樣，好像另一種寄生而且管轄的靈魂一樣，那麼我底生命就完了麼？

但是這看不見的教訓我底這事，是什麼呢？這不可認識的，這一種超人的閒蕩？

那些存在着的不可看見的東西呵！也是，怎麼自從世界之發端不由着

一個簡捷的方法表示？如同他們爲我突擊他？我從沒看到像我住所內所經過似的。呵！如果我能離開這裡，如果能走開，逃去，並且不再回來！我將是得救了。但是我不能！

八月十六日——今天我已經能逃出來了，當着兩點鐘，如一個囚犯得了釋放，有了出監的運氣。我覺得我忽然自由而且離他遠了。我已很快地整頓了駕車而到了魯昂。呵！多麼喜歡呵對一個相信的人供獻言辭：（請您上魯昂！）

我不留站在圖書館前，我預備詳細的醫治我，請了醫士何賴思多，這人是在不相識的人世間底上古底與近代底住家。

以後，我跳舞似的步伐再到山頂，我已要說：（到在站頭了！）我喊叫——我沒有說，我已經喊叫了——用一個實在大的聲音，就連過路人也覺得是：『到在屋裡了，』而我被降服，憂慮使我癡狂，在我車裏底坐褥

上。他探看我再找尋我。

八月十七日——呵！怎樣的夜間呵！怎樣的夜間！並且我似乎應該使我快樂。直到明早一點鐘，我已念了！何賴思多——研究哲理且研究神學說底醫士，他已經著了一本神話史書，這書上用一切玄妙的事物發揮那些哲理和神說，纏繞住了人或看了牠而起深思，他敘述他底原始，他底產業，他底權勢，但是絕沒有不彷彿惹起我底煩惱。自從他思想，已說明了人類，已經推知而已經畏懼一件新奇事物，比他還利害，他底相繼者在這世間，並且自從有感覺性的教堂門前之長廊不能由這主宰逆料萬物，在他底驚恐之中他已建立了，所有的空虛的人民由着隱伏的事物，模糊的幽靈自恐怖中生出來。

可就是，一面念着一直到在早一點，我隨即靠着我那開着的窗前坐下，爲的是使底額清涼，且在蒙昧而靜謐的曉風裏，提醒了我底思想。



天氣很好，是個微溫的天氣。如同我早先愛過的那夜間！

沒有月，星星在閃光的黑天底裏戰顫。牠們棲息了這世界？怎樣的外觀，怎樣的活，怎樣的動，什麼草木是在那一邊？這些個在遠的宇宙裏想，牠們比我們知道什麼？比我們能什麼？比我們認識的看見了什麼？牠們之中的一個，一天或旁的一天，穿過了宇宙，他不出現在我們的世界爲了征服，如都爾蒙 [Normands] 往昔穿過了海，爲抑制比較弱的人民。

我們是如此衰弱的，如此鎮定的，如此無知識的，如此微小的，我們其他的，在這卑鄙底旋風裏輪流浸漬在一滴水裏。

在黃昏底新鮮風中我自沉靜地一面如此地深思着。

然而，睡了四十分鐘左右，被不清的昏昧的而奇怪的感動喚醒，我不驚奇地睜開了雙目。我首先沒看見一點什麼，以後，忽然，我覺得好像一篇字紙展在我底桌上打轉兒。這時毫無空氣從我底窗間吹進來。我驚歎

並且留神。四分鐘的工夫，我看見，是，用我底雙目看見一張旁的紙自起自落在桌子之前，如有一個手摺披閱書報似的。我底靠手大椅是空的，好像空的；但我知道他是在那兒呢，他坐在我底坐位上，並且他念。由着狂暴的一跳，由着叛亂的禽獸底一跳，他要剖開他底制馭者。我穿過我底屋子爲捉住他，爲抱緊住他，爲殺了他！……但我底坐位，在我己注意以先，自轉如人在我面前速過似的……我底桌子搖擺，我底燈墮地而熄滅，我底窗子閉上，好像一個襲擊的惡人在夜間要突進，我很廢力地撐執着雙扇門。

於是，他自救了；他早已恐懼，怕於我，他！

好了……好了……明天……或最近……無論那一天……我要抵抗他在我底雙拳之下，且擊碎之於地！是不是狗們，有幾次，不咬而且不虐待其

主麼？

八月十八日——我正天地幻想。呵！是，我將要聽命於他，隨着他的刺激，成就所有的他的願望，讓我謙遜，柔順，杜弱，他是最利害。但是一點鐘快到了……

八月十九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一切：我在科學世界雜誌看見這些：『一個够少有的新聞從Ris do Janeiro 傳來。一個癩狂底流行病，可以和歐洲中古時代底人民傳染病底狂疾相稱的，在這時候流行於桑波樓省城，一些狂亂的居民離開他們底家，拋棄了他們底村莊，捨棄了他們底耕耘，他們追逐，被迷惑的，受制御的如一個人飼家畜，雖然不可看見的事物是很明顯的，一些蝙蝠底種類仗自己生計哺乳，當着牠們困睡時，並且牠們在皮袋裏喝水和乳，不顯露出有食物。』

（白德歐教師伴同着許多博學的醫士，已起身上桑波樓去咧。究竟在那地方考察了這些奇異的狂疾底來歷和現況，向皇帝建議了些——最清潔

就可以復活這些人底昏迷的種種方法。）

呵！呵！我追想，我追想最好看的蘭木的旗竿，牠在我窗前正向來因走着，五月八日以後——我覺得牠實在美觀，實在潔白，實在愉快！來自那邊，那邊他們底子孫已生咧！而他看見了我，他已看見了我底一樣潔白的住所；他底船在河岸跳躍了。呵。我底上帝！

在現在，我知道，我猜着，那人底勢力完了。

他已來到，這是誠實之人民的最大恐懼，神父念起呪來，鬼神在黑的夜裡出現了，還沒有看見他呢，世間暫時的主人推知所有的地祇的（地祇是守護地中寶藏的——譯者）神靈的，英傑的，仙女的，死鬼的奇怪的或優美的塑形。在最初的驚愕的平凡之理會力以後，最聰明的人已經顯然地預覺到了。米思麥早就看破了，還有十年以來的醫生們，已經用一種正確的方法發明出來了。在他的施打權威前的萬物，他們被皇帝的新武器玩弄

，一個神密的願望在人的靈魂上成了屈服者。他們稱之爲磁力，催眠術，引意……我知道什麼？因爲這可怕的威權，我倒像個不謹慎的小孩子取樂，痛苦臨到我們身上了，呵！臨到人類上了呵！他是來到；歐……歐……他叫什麼……歐……我覺得他叫我的名子，我不用聽……歐……是他喊叫……我細聽……我不能……再三地說……歐……歐兒拉……我已聽見……歐兒拉……就是他……歐兒拉……他已來到！……

呵！蒼鷺已經吃了鴿子，狼已經吃了綿羊，獅子已經吞嚥了尖齒的水牛；人已經用了箭，利劍，火藥，殺了獅子；但歐兒拉要玩耍人如我們玩弄了牛和馬；任着他底威力的所欲，作了他底物件，他底奴隸和他底食料，痛苦臨到我們身上了呵！

但是，有時獸自謀不軌，傷殘了制馭牠的獸……我也是如此。我要……我能……但必須認識他，接觸他，看見他！博學者說獸底眼和我們

的有異，像我們這樣毫無區別，……我底眼不能區別新來的壓制我底東西。

爲什麼？呵！我現在追想聖米射山上底僧人之言談：（我們看見過各地都如此過活嗎？喂，這不是？風是自然界力量最大的，風傾跌人們在山谷，暴雨是拔去樹木底根，煽動樹木底身，揚起高山似的海浪，把海岸底懸崖破壞了，把航海的大船扔在沙灘上，風使凡百事物皆厭煩，牠仍是嘯，牠仍是呻吟，牠仍是怒號——您看見了嗎，您能看見嗎？但是牠永久存在着。）

而我還思索：我底眼是實在的弱，實在有缺點，這就毫不能區分堅硬的體軀，他們全是透明的如玻璃呵！……我底路程是一面沒塗抹錫泥線的鏡子，牠置我在上如同鳥兒進在屋裏頭掃着玻璃一般。千種以上的東西欺誤了並且迷惑了麼？什麼驚愕，是了，他毫不知道穿望一個不相識的軀體在光明橫過中。

一個新事物呵！爲什麼不是呢？他應該確然而來呵！爲什麼在背後接近我們呢！我們毫不看他，如同許多旁的叫聲在我們面前呢？這就是最善盡美的體質，他底身軀比我們底又纖細又完美，我們底身軀實在軟弱，覺得出極疲乏的器官的阻隔是實在的拙笨，時常受十分錯亂的權力的制服。因爲我的身軀如一個草木和一個畜生似的活着，正在艱難地謀食物，菜和肉食，獸類在患病時，患肺氣腫時，就成了掠護物。秩序不好的，天真的，奇怪的，醜的智巧，平凡而纖弱的成績，是能變成聰明和壯麗的，使人愉快。

我們是這麼一個人，在世間實在卑小，自從牡蠣進化到了人類。爲什麼不比一個多，一次成就時代由所有的各種性質發見這許多嗎？

爲什麼不比一個再多？爲什麼也沒有樹上不動的花，榮耀而薰香了地方的花。完全麼？爲什麼沒有一種旁的火底成分，空氣的成分，地和水底

成分？——他們是四個，不祇四個，這些滋養天然物底神呵！有多可憐呵！爲什麼他們不是四十個，四百個，四千個！怎麼都是窮困，卑劣，慘苦呵！愛財若命似的給人。乾燥地發明，粗野地作事！哦！象，河馬，多麼寵愛呵！好美妙的駱駝呵！

但是你就說吧，蝴蝶！一片花兒似的飛翔！我幻想其中有一個將來大如百個宇宙，我就不能觀察翅膀底狀態，美麗的顏色和動慄了。但我看見了……牠從這個星星上飛到那個星星上去，調和的吹拂和輕巧的打轉兒，清涼了一切，薰香了一切……那高處的人們注視着牠飛過，出神而心醉！

我有什麼？這就是他，他，歐兒拉，他使我煩惱，他使我想瘋狂！他是在我身上，他變成我底靈魂；我將來殺了他呵！



八月十九日——我將來殺了他。我已看見他了。我昨天在桌邊坐了一晚；我覺得很留着神地寫字。我很知道他將要繞圍着我閒蕩，離我很近的，實在很近的，實在近，我或者能摸着他？捉着他！好了，……我將有無盼望的情況；我有我底雙手，雙膝，胸，額，許多牙齒爲了勒死他，戰勝他，咬他，裂破他。

我窺伺他用我所有的激發的器官。

我點着了兩盞燈和夜間鍋台上底蠟頭，我許能作到，在這光明處發見了他。

我底牀正對着我，一個舊的圓柱的橡木牀；在左，我底鍋台；在右，我底閉的很緊的門，已開了很久的門，究竟把他引誘來了；在我背後呢，一個很高的玻璃厨，我每天用的，爲的收藏衣物，我每次在牠前頭過時，從頭到底，很用心地蓋住。

哦，我方才似乎寫字來，爲地欺詐住他，因爲他也一樣地偷視我；忽然，我覺着我一定是被他壓住我底肩膀了，他的確是在那裏，徐徐地觸到了我底耳朵。

我直立起來，手伸着，圍着我底身旁很快地摸。嘿！好咧？……在那兒如同在白天似地看見他，而我不能在我的鏡中看見我！……鏡子是空闊的，光亮的，深透地充滿了光線！我底影子不在其中……然而我正對着鏡面呢，我！我從頂至底地看見透明的大玻璃。而我用昏迷的雙目注視他；不敢前進，不敢再動一下兒。但是很有感覺性的他在那邊，他還逃脫于我，他那不覺得的身軀已吞嚥了我底反射的光線了。

我是怎麼樣的恐怖呵！以後忽然遠望見了我自己是在一個濃霧之中，在深空的鏡裏，在一個霧中如穿過一個噴泉底水脈；並且我覺得這水從廣闊的水平面左邊慢慢地溜過後，我底影子就一秒一秒地成了最顯明的。這

是如同日月之蝕後一樣。這個不顯露地藏匿我迷惑了明顯的輪廓，但一個不透明的透明，漸漸的清明了。

我究竟能充分地辨別我，如是我每天這樣用心地辨別我。

我早就看見他了！我還在恐怖。他還讓我懷慄。

八月二十日——周圍，怎樣？既然我不能遇見他？毒物？但他把我投在水裏和他參雜；還有我們底毒物，此外他們有一個逃脫其身的結果？不是……不是……毫不疑惑……呵？……呵？……

八月二十一日——我讓魯昂底鎖匠來咧，吩咐給我的屋子作一個鐵打的百葉窗在，巴黎何處也沒有，一定是個特別的客棧，正在沿着堤，由於這恐怖的願望他給我作了，並且，一個同樣的門，我自己留下了一個驚嚇，但我笑了笑……

九月十日——魯昂大路底客棧。已整理齊備……已整理齊備……但他是死了麼？我底靈魂便搖動了。因為看見了這個。

夜來，鎖匠正在修理百葉窗和鐵門時，大敞的到了半夜，涼氣漸漸侵入。

忽然間，我覺到他是那裏，並且一個欣悅，一個發狂的喜悅捉到了我。我徐徐地起來並且我左邊右邊地來回走了長久，爲的毫不使他看破；以後我脫去我底半節靴，忽略地登上破鞋子；以後我閉了我底鐵百葉窗，回身悄悄地向門，我如是地鎖閉上了門。於是回身向窗，我用洋鎖釘上，我放我底鑰匙在衣袋裏。

忽然間。我知道他繞圍着我搖動，輪到他恐怖了。他開始聽命於我，我該讓與；我不能讓與，但我倚在門上，我微微地開開些，正正地可以走出一個人的樣子，我，因為我是太大，腦袋觸在門檻上。我一定不能放走

他，我拘禁住他，我自己，我自己。多麼欣悅呵！我殺了他！於是，我一面跑着下了樓；在客廳裏拿來我那兩盞燈放在我底屋裏，我傾倒所有的油在毯氈上，在家具上，在各處；以後我在上加上火，我逃出去，再閉好了前大門。

我去躲避在我底園裏，在桂樹叢裏。這是何其的遠呵！這是何其的遠呵！完全是深黑的，寂靜的，不動的；沒有空氣底一吹，沒有一個星星，一點也不見雲層，但誰在我底很氣悶的，狠沉鬱的靈魂上着想呢。

我凝視着我底房屋，我等待着。這是何其的遠呵！我相信那火正在燒着他，拋；當着一個窗子在火炎衝出之下破裂，一個火炎，一個紅而黃的大火炎，長的，軟的，愛憐，沿着潔白的壁上去，吻到了屋頂。一道微光在樹林裡閃爍，在樹枝上閃爍，在樹葉上閃爍，一個寒戰，一個如是恐怖

的寒戰！鳥兒起來；狗呼號；我覺得是天要明了，其他的兩個窗子仍就如

是，我看我底住所底下，還沒一個使人恐怖的火災。但是一個叫聲。一個可怕的，激烈的，傷心的，婦人底一個叫聲傳播在夜間，兩個屋頂開開了。『我早已忘了我底僕人！我看見了他們底昏迷的面目，而他們底臂只是顫搖……』

哦，嫌怨的過於激奮，我一面呼號着跑向村莊：（救呵！救呵！救火呵！救火呵！）我遇見了向這兒走來的人們，同着他們回去，爲的去看。

房屋，現在，不再是一個可怕的燦爛的置柴處了，一個可怕的火，在滿地發光，一個被燒的一堆火柴，那邊他正在如是地燃燒着，他，他，我底囚犯，新的東西，不相識的主宰，歐兒拉！

忽然整個的房頂在牆之間消滅了，一個火底噴火山噴至天空。

從所有的在猛火裏開着的窗子處，我看見了火桶，我思想着他是在那裏呢，在這兒失敗，死……

——死？或者？……他底身軀？他底身軀日日使我們厭煩，還不能毀滅了他嗎？

如果他不是死了？……或者只是罷了看不見的和可怕的事物。爲什麼這透明的軀殼，這看不見的軀殼，這靈魂的軀殼，如果他應當可怕，他是如此的可怕，最可怕，損傷他們，薄弱他們，破壞他們，何其不早下手？早下手破壞麼？一切的慈悲的恐怖來了！靠近了人，歐兒拉。——有了恐怕的心，這樣他可以正天的受苦，時時受苦，刻刻受苦，恐怕的心只應痛苦了他底日，時，刻，由着一切的偶然變故之後，便不日日受苦，時時受苦，刻刻受苦了，因爲他已經接觸了生活的邊界了！

不是……不是……一點不疑惑，一點不疑惑……他不是死咧……好了……好了……他要使我自殺了，我！……

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脫稿。



# 長短句

實價三角五

鄭賓于先生著，這部長短句是鄒先生在著作中的中國文學流變史中的一重要部份。著者說：「長短句在文學史上特別提出來講說的，前此無人，實自我始。」這是文學史上的新的發見，這部書出來，我國的文學史便有了線索，才一線分明看到底。牠的價值就可想見了。至於長短句是說的什麼？內容都是什麼？請讀者參看原書，不必我來介紹了。卷首有潘梓年先生序及自序。全書凡三萬言。洋宣精印。

## 愛的浪費

實價八分

子兮著，這是一篇長篇小說，爲描寫惡的方面的不端方的文學作品，把性的衝動，赤裸裸地寫出，讀過後覺得有熱烘烘的東西在胸中彈動。

## 漫雲

實價四角

呂沁先生著，全書分四輯：寫給亡友的信，小說，詩，雜感。著者反抗社會環境的精神，對於人生的態度，用精緻而哀婉動人的手筆痛切淋漓的發洩於本書了。此書實爲文壇上之創格。我們把此書公世，當不惜讀者諸君之眼淚，繪有精美封面，洋宣精印。

# 兩種有魔力的短歌集

夢痕

謝采江先生著，凡讀過這本短歌的，都覺作者所象微的人間苦，深刻的入，巧的引人到了一切的煩惱與苦悶，夢的境地，自己却活了一切的內容；所以這痕也，便是識了被生命力的燃燒；美之便，是作者永生遠地遺留未祭詩一首，迹，將在卷首題詞三首，卷末祭詩一首，形象在卷首題詞三首，卷末祭詩一首，實了。含精粹短歌一百三十餘首中已証

曉風

張秀中先生著，卷首有長篇的『月下三封信』為代序，有自己深濃的內含情緒，豐富的想像，有苦悶的哀音，短歌一百二十餘首，有苦悶的哀音，後與愛的謳歌，可泣的，凡音過之，們的，都覺得如樂音的彈奏，振盪在我，以上的胸中。如樂音的彈奏，振盪在我，訂，上二書，均用連史紙精印，其精美為出版界之冠，字，實價只一角五分。

# 北河沿畔

這是楊品華先生的詩歌散文集，內分詩歌，自然風景小品文三集，多描寫外，自書之序及馬伯先手寫跋，復有錢手書之序及馬伯先手寫跋，復有錢方同沈尹默及衡林諸先生題字，張璧女之風畫及北京名勝風景攝影數印也。琳瑯滿目，實為愛好文藝者所必讀之書也。

洋宣精印實價五角  
報紙四角

## 星花文藝叢書

- 第一種 北河沿畔 印刷中
- 第二種 旅囊雜掇 印刷中
- 第三種 別後的情箋 印刷中
- 第四種 綠窗絮語 編輯中
- 第五種 嶺東謠集 編輯中

# 莫泊桑的詩

法國莫泊桑原著

張秀中譯

這是法國莫泊桑一生名著正式詩集，謳詞極濃烈的性慾，有肉の意味而不猥褻；雖然法國法官當時曾定了「有傷風化」的罪名。內含長詩十九篇，最著名的「咏牆，水邊，最後的逃亡，愛情的終了，鄉間美女，等傑作。卷首有原書中的福羅貝爾致莫泊桑的一封信。附有一譯者的話——一篇，全書凡二百餘面，卷首有莫泊桑的像，書中有福羅貝爾的像。尚有原書極其美麗動人的插圖八幅，譯筆伶巧，洋宣精印。

全書一册，實價五角